



小镇深深埋在雪里，年味在雪中飘荡，从中心街冲出来，冲向十里八乡。

中心街是镇子唯一一条贯穿东西的主街，沿着这条街一直往西行驶，十五分钟左右进入河南境内。紧挨着两省交界线的道路旁，有一溜河南人支起的屠宰摊，羊肉现宰现卖十分新鲜，成为区分两省的标志摊位。

油脂香在雪中悠扬，一口土灶油锅长年累月占据路口一角，油锅里翻滚着金黄色的油条、麻花、丸子，老夫妇卖炸物几十年，他们与炸出来的食物一样，已经成为年味的一部分。那些回村后足不出户的大学生，甘愿忍受与熟人打招呼的羞涩，也要去买几根油条吃，找找小时候的味道。

积雪越来越厚，红芋粉丝、绿豆粉皮、炒花生，手工制作的高粱把子、放扁食的锅盔，这些农闲时制作的农副产品，一车一车摆到路面上。买东西的人不少，闲聊的人更多，每个摊位前都站着抖搂着雪花聊天的人，他们更像是为了遇见熟人而来。乡里乡亲的情分，像盖在雪被下的两棵麦苗，大地赋温，茎叶紧挨，带着春耕暮耘的痕迹，黄土般朴实绵软，话语轻捻下雪一样洁白细腻。

雪太大，年市到底受了影响，路程远的人过了中午便返程了，有远道回来的家人等着他们。

灶里燃起火焰，人们为归家的人准备吃食，雪花飞舞中，炊烟显出轻柔的白色，好似六瓣雪花净化了植株魂魄，让其素净缥缈随雪涅槃。

村里有人宰羊，让我赶紧过去，好在第一时间挑到最好的羊肉。春天时，我见他放过羊，大门一开，一群羊羔从院里蹦跶出来。每次遇见，我都站在旁边，看着这片白茸茸走远，小羊稚嫩的咩咩声，让人心生怜爱。

不想看他现场宰羊，冒着雪往镇上去。快走时，遇见一户人家宰牛，放过血的牛去毛后，外皮如此白净，与地上的雪相比，并不逊色。偶然瞥见牛的眼睛，空灵又凝重，心里一颤，立刻又觉得自己虚伪，在吃肉这件事上向来积极，彪悍不输莽夫。

皖北人家习惯将羊肉做成先煮后蒸的合碗，葱姜大料煮去血腥后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刀条，一块一块沿着弧度铺在碗底，根据肉的多寡，可铺半碗，也可盖住碗底。肉底子上铺满泡好的黄花菜、木耳、笋片，再添几片胡萝卜增色，加两根葱增香，大火上锅蒸一小时左右。蒸透的羊肉酥烂，素菜入味，扣在碟子里，上桌，掀开就是年节的一道好菜。

雪后天晴，村里老人坐在轱辘上聊天，轱辘是老式石碾上的物件，石碾子占地方早早淘汰消失了踪影，轱辘竖起来能当墩子坐，堆在道路尽头的树底下。

路上不断车辆行人，有人摇下车窗主动招呼，有人径直走过去，老人们要分析半天，刚刚没打招呼过去的是谁，纯粹想知道那人是谁家的孩子，一年才回家一两回，年轻人多不认识。

几个小孩过来借火点烟花，一位老人指着五六岁的男孩说，我跟你老太爷一起挖过大渠。老太爷与大渠，这生在城市的孩子，一个都没见过，他接过打火机雀跃着跑远了。

对于腊月，正月，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。

在我的童年，它们是一年里最特殊的两个月份，是寂寞日月之外的惊喜不绝。那份喜悦一直跟随我许多年，长于整个童年，甚或持久于整个生命。

那时的腊月，整个村子里的人，忽然闲下来，小孩子也卸下了千斤担，唯余一件照护牛的事情了。

牛也闲下来，歇冬于牛栏，眼神沉静低垂，被早晚牵去池塘边饮水。余外，我们备一根铁钩子，去稻草垛拔草，挑去牛栏。牛如老僧，对于枯草，没有分别心，吞咽，反刍，沉思。累了，半躺下……

天黑了，天亮了。天又黑了，天又亮了。整个寒冬，一村人，与牛，与狗，与鸡鸭鹅，彼此阴晴雨雪地过着日子。

乡下的腊月，凛冽而沉寂，小孩子无处可去，不在牛栏，便去村头望远。苍苍茫茫的天空，映衬着灰灰扑扑的野畛田畴。北面群山剪影，宛如焦墨，粗粗一撇，镶于墨黑的天边。南面山坡上，隐现丝丝缕缕的绿意，那是贴地生长的小麦油菜。最有生机的地方还是菜园，菠菜、茼蒿、莴笋、青蒜、韭菜、萝卜、白菜……绿意幽幽。

我常被妈妈差遣着，顶着寒风拎个小腰篮，去菜园拔一些萝卜撒一点白菜。途经塘口，蹲在青石板上，将萝卜白菜洗洗干净。塘面夜里冻住，已被起早的人凿开一个大窟窿，水质清寒如翡翠，极为咬手。将双手水滴洗净，放口袋里捂起，痒极，麻酥酥的，有万千蚂蚁爬过。

吃罢午饭，小孩子也无瞌睡，喜爱去村口集合。

村口是一片巨大的打谷场。一座座稻草垛坐落打谷场边缘，高耸金黄，庄严肃穆。我们一个个袖着手，躲在草洞里避风……寒冬漫长，孩子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

无非望望天时。

乡下视野开阔，方圆五六里，尽收眼底——大大小小村庄，如卧蚕，静静卷缩至天空下。

大抵腊月办喜事的人家多。有时，望着望着，天尽头，忽地来了一副副红担子，七八人之众。异乡人挑着木箱子、床头柜、洗脸架子、木盆、马桶。这些木质器具，一律漆成枣红色，在苍灰的天空下闪烁着，格外喜庆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他们自邻村的一条小道拐上我们村口的圩埂，逶迤而来……

终于到了眼前，真是令人雀跃的事情。

我们站在高处，自远至近，一路迎着他们的担子，又目送着他们远去。彼时，我仿佛嗅到新鲜油漆的强烈香气——那两只木箱子真是好看，连捆扎着它们的绳子也被染成玫红色。有一位大人挑着两只稻箩。就这平凡的稻箩，也被染成了红色，四面贴了巨大的红囍字。不用猜，都知道，稻箩里一定有新娘家回礼的芝麻饼、八珍糕、糖果等好吃的东西。

我远远望着这两只稻箩一上一下富于韵律地颠簸在大人的肩膀，嘴里无穷的甜意翻涌。

那箱子，柜子可真簇新啊，天生自带亮色，似将灰茫茫的天都照得透亮，整个田野都是澎湃着的了。

还有崭新的棉被呢。红缎子、绿缎子的被面上，绣着喜鹊登枝的古画，抑或是金凤凰、银凤凰立于牡丹丛中。红牡丹、黄牡丹开得繁茂，一朵朵大如脸庞。这些流水一样涣涣的绸缎，衬着老粗布白皙的被里子，叠得窄窄一条，如若古画册页，齐齐整整担在架子上，被两个人抬着庄重地走着。喜被上松松斜斜挽了几道红绳子，轻轻压住了一张张红囍字。寒风拂面，那一个个囍字，仿佛活过来，爬起来，要飞起，微微跃动着。被子皆为双数，有的四床，也有八床。

纵然一只马桶，也是做工精致的，简直是艺术品，圆形，细腰，阔肚，印刻着暗花，多为并蒂莲……倘若揭开盖子，里头一定藏着零食，大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，寓意“早生贵子”。也还有鸡蛋，煮熟了的，连壳一律染成大红色，一枚枚，沉甸甸如金。

洗脸架子，也讲究，细细窄窄，颇有形销骨立的西凤瘦马模样。上面镶嵌一面小镜子，是整个嫁妆队伍里最精灵的东西，可反射沿途的天光，小河淌水一般亮堂堂的……

童年的冬天，大雪一场接一场。这挑嫁妆的一副副担子，走在白雪皑皑的野外，大美无言。上

下一白，天地茫茫，一群人挑着喜庆的红担子，被天光所映照，白的更洁白，红的更鲜艳了。浩浩广漠的天地之间，雪白始终是虚无的底色，忽然有了这唯一的红，一点点跳动着，俱成人间暖色。

当他们经过村口，旋即拐入另一条岔道……孩子们意犹未尽，寒风中伫立久之，目送……不免猜测，究竟哪一个是新郎呢？会不会是那个穿着深湛青中山装的人？数他的个人最高，或许年龄最大，不是他，又是谁呢？

在吾乡，结婚的日子，大多选在腊月，抑或正月。腊月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，均是好日子。腊月初六、十六、二十六，便是“送三人”的日子。确乎不知这“三人”到底是哪两个字。

新郎家一定会宰杀一头猪，一分为二。半斤留于自家办酒席，另半斤，要在婚礼前两日送去新娘家。除了半斤猪，还得挑一担芝麻饼、八珍糕、香姿、手帕等礼物。大清早出发，行脚于漫漫长路，到了新娘家，正是午餐时分，午后挑回嫁妆。

一个白天不多不少用上了，一切正正好。

半斤猪，百余斤，趴在稻箩上，雪白肥硕的身上，也会贴上囍字。一头白花花猪，趴在红彤彤的稻箩上，远看近看，都是特别诡异的事情。猪的单眼紧闭若沉思，单耳耸立若闻风声……破碎的它一直沉默着，有煞气，也有佛性，一如坐化而去了，但，那份庄严仍在。

也有正月结婚的，多选自初六、初八。

吾乡称正月不叫正月，而是“新正月”，额外平添一个“新”字，仿佛生活在正月里的人一齐都变得崭新起来了，从里到外，一年里最新的日子。这一月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个日子，都被镀上了金边。

我们的整个童年，皆沐浴在这样的新天新地里，怎能不快乐呢？

那时，还有说书人，自腊月农闲开始，来到村南头人家驻扎下来。《隋唐演义》《杨家将》《薛仁贵征西》……是常听的曲目。一面小鼓，两块竹板，那么一敲一打，那些远古的传奇，浩浩汤汤，何等惊心动魄呢，一句一顿，是合着韵味咏而出的，亦有念白、对话，令一村老小痴痴顿顿，而屋外大



雪纷飞……

老早的说书人，当真是艺人，一颗匠心永存。

倘说有什么文学启蒙的话，说书人想必是我的领路人？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穷乏的我们活在闭塞的村子里，也是活在时间之外的了，仿佛被世界忘记了。

我大娘是自江苏被人介绍远嫁过来的。每一次，当她回趟娘家，再回来时，我总要羡慕地问她，火车是什么样子的。我记得她说过的，火车是绿色的。

偶尔，我一个人在村口，朝着横埠镇方向眺望，也想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可是，我无法想象出远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

自我们村坐蹦蹦车走十五里，就能去到一个叫汤沟的镇子，接着再坐蹦蹦车走十五里，便到达了一个叫做桂家坝的地方。从这个地方坐小轮，就能去到远方了……

去年清明节，我爸回乡给奶奶迁坟。我们村要通高铁了，奶奶的坟正在高铁线路上。故，须迁走。当年，十五岁的我离开村子也是坐的小轮。只寥寥回去过有限的几次。

那个六间屋子的青砖青瓦的家，常常来我的梦里。门口两只石凳，依旧在。

声声叹

大雪忆旧

钱红丽

一点表里

雪里小镇

张妍

本版配图/佚名